

雪落有声

□张绍琴

南方的雪,每年都是从朋友圈开始飘飞,纷纷扬扬,婀娜多姿。

这天我刚起床,便看到北方文友图文发圈:“下雪了,雪落在掌心,一下子化了。”另一个朋友则在朋友圈发了山上的雪景图:天与地,高与低,疏与密,白茫茫一片,宛如一个冰雕玉琢的童话世界。

雪落有声。六角形的雪花飞舞着,像一个精灵,踩着节候的鼓点,腾挪旋转。隔着山山水水的遥远距离,我看到文友伸出双手,掌心并排,以一颗心的形状,赤诚地欢迎着初雪的到来。我听到文友接住初雪时的欢喜雀跃声,我听到雪花在她掌心融化的声音,像挂在窗前的风铃,微风过处,传来清脆悦耳的“叮叮咚咚”;又像五线谱上优美的旋律,拨动我的心弦,我的心跟着一阵欢呼。

雪落有声。雪花簌簌,像漫山遍野洁白的花朵同时绽放,那声音盛大而空灵,穿林越雾,悠悠扬扬;像乡间瓦房上的炊烟,升腾缭绕,袅袅不绝。我看到朋友屏息站立在晶莹剔透的世界前,怦怦的心跳在雪花的绽放中,像不息的掌声,欢迎着冬日这特有的天籁。我听到朋友在雪地上咯吱咯吱走过,留下两行对称的脚印,似乎正书写着韵脚和谐、音韵铿锵的诗行。

雪落有声,如一首老歌,穿过悠长的岁月,在我的耳畔轻轻唱响。那是南方少见的一场大雪。那年我还在上医学院,下雪的时候,我们正在上课。老师在台上激情飞扬,播撒着医学知识。布满水汽的窗外,雪花和着呼呼的风,轻旋,飘落。我们一边听着老师讲课,一边不由自主地被窗外的飞雪吸引。下课铃声一响,全班同学便迫不及待地涌出教室,跑入学校旁边的山林,像一群喳喳的鸟儿,我们用各自不同的声音填满林间的空寂,整个林子因为飞旋的雪花和青春的我们变得沸腾起来。我们抓起石块、枝叶上的积雪,团成雪球,扔向彼此。一场飞雪,点燃了我们青春的狂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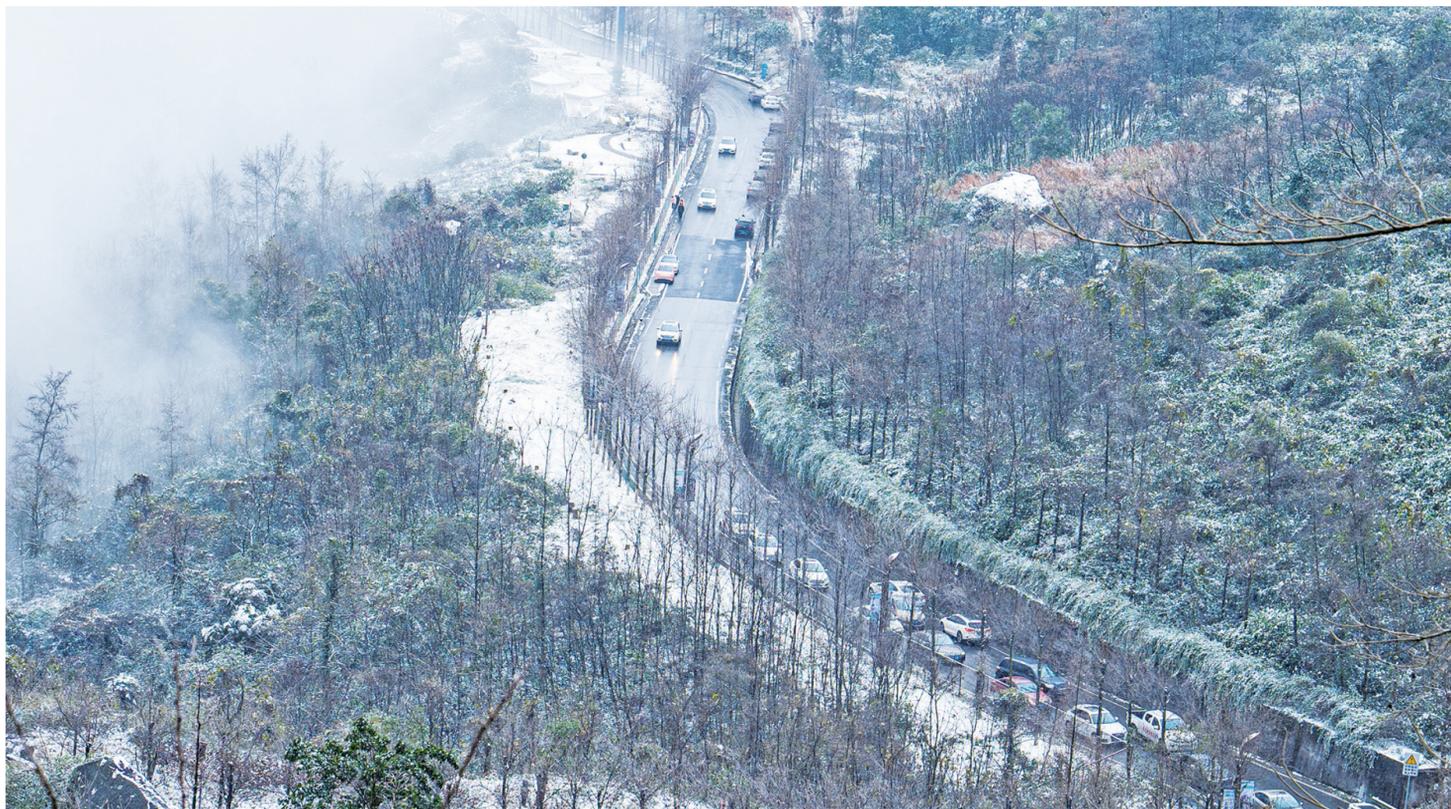
诗人笔下的落雪也是有声音的。且看柳宗元的《江雪》: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,便是画中有音。在万籁俱寂的天地,一江如缎带,系着天和地;一舟如缎带上打出的蝴蝶结,似动非动;舟上一老翁垂钓,细看,是蝴蝶结上简约留白的素描。漫天风雪,簌簌作响,呼呼有声,落在蓑衣和钓竿,落在孤舟上,落在茫茫的天地间,谱写成一首清绝空灵的歌,溢出画面。

雪落有声,有时飞雪大如席,是带着轰鸣的咔嚓声。白居易的“夜深知雪重,时闻折竹声”就是如此。夜深了,诗人睡在床上,门窗紧闭,但他知道雪下得很大,是因为雪把竹枝压折的声音不断传入他的耳中。

冬盖三层被,瑞雪兆丰年,也是有声音的,那是冬日的欢歌和舞蹈,是寒冬的勃勃生气,是人们大声说出的期盼,是从春天捎来的讯息。

雪一年又一年下在母亲的头顶,也是有声音的。早些时候,一根雪丝,是一句耳语,我需要靠近才能听到。渐渐地,雪越来越密,下得声势浩大,母亲满头的积雪格外耀眼,和着她听力下降后逐年提高的音量,隔着故乡的山水,和那一条回乡的小路,我老远就能听到。母亲头上的大雪纷飞,是在召唤着每一个在外的游子,常回家看看。

雪落有声。谛听每一场雪,在雪的光芒中我们或许会听出钻石的声音,它带给我们一点儿灵性的启迪,比如希望,比如欢欣鼓舞,比如珍惜,比如陪伴……



古剑山景区白雪皑皑,吸引不少市民自驾前去赏雪。特约通讯员 熊宇 摄

下雪

(外一首)

□兰采勇

下雪是纯净的一场法事
天地一色,肮脏的美好的
都会受到礼遇。像是相见时的问候
你好,我是雪,又名冬使
伸出手,注定开启先冷后热的剧情

侧耳聆听,虫鸣停止吟唱
枯叶、流水也失去言语
窸窸窣窣,幽暗的风延用直接的表达方式
雪从高空飘落,由虚幻走向真实

世界安静下来,更多的喧嚣处于蛰伏中
满目的白像是婴儿眼中的世界
随着朝阳升起,光亮会打破平衡

季节里,最为恰当的表达
是把雪放在欢呼声中

雪事

雪,在远方徒步登山
有人用航拍器泄密
树、屋顶、路道,没有界限和纷争
如果有战事,源头来自入侵者
他们多么急迫啊!你攻我一尺
我还你一丈,破坏性极强
偶尔会殃及无辜
绝不允许道歉,以暴制暴
是最好的解决方式



野果的红与冰雪的白相互映衬,格外好看。
记者 冉静萍 摄



高庙景区,游人玩雪不亦乐乎。通讯员 蔡春强 摄



房屋、树木被白雪覆盖,宁静美好。通讯员 邓世全 摄



拍雪赏景,欢笑声在原野响起。通讯员 肖七妹 摄



白雪纷飞,染白了狮子山的一草一木。通讯员 肖七妹 摄

